

衍石齋記事彙 卷七



衍石齋記事彙卷八

嘉興錢儀吉新



故光祿大夫福建總督范忠貞公事狀

公諱承謨字觀公又字螺山蒙難日自筮得蒙又自號

蒙谷漢軍鑲黃旗人太傅大學士文肅公文程仲子也

文肅爲

開國元臣公承庭訓毅然以匡濟爲己任年十七充侍
衛登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遷秘書
院侍讀學士國史院學士康熙六年巡撫浙江將行弊

吏之典兩司列狀請公晒之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
狸也還其贖而自爲疏劾一時墨吏幾盡又疏陳甯波
金華衢溫處諸郡荒棄衝決田三十一萬六千四百餘
畝盡蠲其賦歲稔旣告糴以振又請折徵嘉湖漕糧而
耗潤米八萬餘石幫貼銀十萬餘兩得免徵舊時湖州
南北貢絲分納江甯及部者改納杭州織造局而運費
亦省又請白糧三年帶徵災重者蠲並免徵漕項逋糧
部議以故事無有格之

聖祖悉俞其請行又除賠糧減耗米專務卹民行部所

至父老對語穉子投懷以病乞休

詔許之浙人罷市走乞總督劉兆麒提督塞白理請畱

公

兆麒爲浙江總督有
作浙閩總督者誤

給事中姜希轍柯聳御史何元

英等亦言浙人愛戴深於飢渴

詔令力疾視事尋

命總督福建軍務是時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三藩王
皆議撤回京師精忠潛與三桂通謀將爲亂精忠封閩
久諸鎮皆隸麾下十二年冬公抵任而撤藩之使至今
藩下左右鎮皆改轄有司公知釀禍與巡撫劉秉政謀

言事彙卷八
撥營分防以弱其黨且毋迫其行而秉政中撓之公乃
展海界以安飢窮聯保甲以儲練勇寬投誠以散島衆
請廣開兵屯足儲峙以消反側及三桂反問聞又有
詔止閩藩弗撤而精忠終不自安公密上封事略言三
桂無父無君人所不齒垂老弄兵欲以一隅之少衆抗
天下之全勢其亡也殆不旋踵似無足慮者惟百姓厭
聞兵革一旦訛言繁興人心惶惑若不收拾恐徵求急
迫民不聊生盜賊蠭起不可不爲長慮而卻顧也從來
征糧九分爲率所以寬百姓之脂膏也今則十分取盈

矣各省錢糧給餉之外餘作存留稍緩輸將以備非常
也今則一槩解部矣盜賊竊發所在多有官畏考成以
強諱竊以有諱無愚民茹荼無所薄愬以致相率隱而
不報山陬海澨潛逆橫行孰從而問之夫民之所好者
寬廣也所惡者盜賊也今乃不能如其所好而重其所
惡是以乍聞滇警閩舍驚惶雖徧下安民之檄一時稍
定竊恐迫以催科勢必滋蔓請省刑薄歛以收人心公
又念精忠猝起事督標兵皆與逆黨狎不可用欲巡視
海嶠閱漳泉鎮兵以遙制之精忠復撓之客謂公曰滇

氛及於楚矣盍以備鄰封為辭出據其上流乎公曰彼逆猶未發也我動而彼且得閒謂我據地陰圖之因以怒其下是我失守而激變不可為也

數語諸傳誌皆無之今錄公自序之意

意如精忠之母周氏憤其子之逆也而死公唁其喪輒

此諷以大義左右諫公未可輕蹈不測公曰然吾非昧於此也今以孤危之身處疑忌之際同城共處動輒牽制惟示之以誠稍以緩彼之謀而吾事可濟死生誠不暇計也已而精忠陽言海寇至請公至其邸議事環兵刃脅公公挺身前嚼齒大罵精忠執之水漿不入口八日

不死秉政遂降於精忠為其樞密使來說公降公蹴之仆地笑曰逆賊分即死予先禡其魄矣精忠使人問公曰聞公昔與水月和尙游和尙何言屬公邪公叱之曰吾家世孔孟忠孝大節豈死生所能奪即彼緇流稍有識亦必以忠孝勸人豈肯妄言禍福歸語爾主善自為計無取族滅水月杭州人嘗書數語以示公若為後日兆者

諸家述水月語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間見於清苑布衣劉可書詩注詞嚴義正宜錄於公

事中顏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張巡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公意正與之同爾公在幽繫中

八百餘日冠

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朔望奉時憲一冊懸之北向以拜
爲詩百數十首又自敘數千言皆燒桴炭書之壁

王師下仙霞精忠將降覬免死慮公白其實遣人害公
公笑曰今日方畢吾事整衣冠望

闕稽首乃縊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夜也年四十二弟承
檣幕客嵇永仁王龍光沈上章等及部曲廐隸同死者
五十三人公自知骸骨不返嘗藏髻爪付家人持還賊
果焚公尸泰寧人許鼎潛拾燼體負以至京

聖祖震悼遣官臨其喪

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忠貞十九年精忠伏誅公子
時崇手刃之取其心以祭公二十一年

御製碑文謂承謨闔室幽囚三年拘繫凶醜彌張貞操
愈勁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其美並

御書墨本賜其家

嵇王沈三先生事狀

嵇先生永仁初字匡侯字雷山又號抱犢山農父廷用
明季中書舍人自常熟僑居白下先生又徙無錫爲郡
學生家貧嘗客游以養父母爲所主治河拯荒輒有效
中書君故與范文肅公相善也先生因獲交於忠貞公
公總督福建先生偕至閩度耿精忠必爲亂爲公策所
以禦之者施行未竟而精忠遽執公以叛先生與王子
龍光沈子上章俱下獄幽囚三年而與公偕死難始公
之被執也三先生皆在廨舍聞變沈子謂嵇子曰公生

死不可知遽以身死亂軍中無益姑避之何如嵇子曰
子得畱而爲吾儕收骨可也於是沈子出避之賊至驅
嵇子王子以行戈刃弓矢左右掖若將就戮者嵇子執
王子手而曰余二人氣誼同也死之日魂魄願無相失
王子曰唯唯范公撫吾浙活我父老子弟億萬口余決
以一身爲浙人報之矣嵇子曰幸矣死有同志泉下不
寂寂也賊擁之至逆邸脅之草安民檄二先生皆不從
誘以官爵終不可賊皆梏之已而道路藉藉言諸公已
死沈子聞之出踐收骨約賊黨執之會賊方窮究范公

章奏誰爲之者將罪嵇子嵇子曰死何懼願得一見范
制府而死吾目瞑矣沈子入聞之厲聲曰范公正人也
無陰謀公意且無他彼書生何與焉此細人嫁禍之辭
也豈可信哉於是閩人林可棟者亦在訊曰予老矣不
忍使才士見殺願以身代嵇子賊盡繫之范公與諸先
生在獄中賊數十人晝夜守迫脅萬端屹不動乃相與
爲歌詩以自壯嵇先生方治春秋未竟在獄復讀之鄉
里貴人贈之衣峻卻之夙精於醫有求方診者不拒也
箸東田醫補得十二卷及聞范公死仰天揮涕曰所以

不卽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不可爲不
義屈遂自經死妾蘇氏字瑤青者常熟人也年十七亦
取帶面先生而縊瑤青死節諸集俱失載獨見於彭鵬古愚心言中其後三十
有三年范公之子時崇巡撫廣東疏上諸先生死節事
皆

贈脩職郎國子監助教又後二十有五年先生之子曾
筠以大學士治河有勞

特恩予封典先生得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先

生配楊夫人於是年八十有四矣伏枕涕泣受

命踰二日而卒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也時曾筠之子璜

已入翰林又後五十有八年而璜以大學士重與瓊林

讌

高宗賜詩猶褒其祖節以比唐之真杲云嵇先生家居
時嘗撰西京雜語三十餘篇又有竹林集葭秋堂詩獄
中箸詩二卷文一卷

王先生龍光字幼譽先世居淝水之上柘臯村明初徙
會稽世有讓德所居里曰讓簷里以諸生客范忠貞公

言事彙卷八
幕教其子課誦之暇端坐若木石一室寂如家甚貧未嘗自言在獄時著養花說一表賦詩五十餘篇

沈先生上章字天成其先嘉興人居武塘嘉禾里曾祖玉鼎爲松江同知沒而葬焉遂籍華亭先生本俞氏其名積治字端初兄弟五人其長者曰積沛鼎革時與夏彝仲陳臥子二公起兵敗俱死之諸弟或爲僧或易姓王先生匿於其舅沈氏遂冒沈姓善周易與諸先生入獄而卜之曰皆死也已而果然在獄時箸聽鶻集一卷花譜一卷言種植之事甚詳王沈兩先生著作俱佚今

惟和嵇先生絕句各百首存林可棟之在繫也家有節母年九十餘矣范公曰是不可死爲之謀而脫之三先生獄中文字皆可棟匿之以出傳於世

故光祿大夫浙江總督趙清獻公事狀

公諱廷臣字君鄰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以貢生授
江南山陽知縣擢江寧府同知九年經略洪承疇率師
入楚題授分巡下湖南兵備道按察副使十五年從大
兵平定貴州卽

命巡撫其地勸農蠲振定賦興學革吏之貪橫驛騷者
上疏言治土司苗獠之法曰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
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
其次爲獐狃曰狔獠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蠻人

言身要卷八
一
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白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
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
黔西苗屬也皆專事鬪殺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
之教尙強凌衆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
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
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
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苗性至詐
而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梗路也宜倣保
甲之規其劫殺也宜立鷓勦之法賞罰之條必信餽送

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創大一統之業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
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
以上者令人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
入學讀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民知禮
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豫制土
官今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釀成變亂今
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
司上其籍於部其有爭襲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旣明而

釁端豫杜矣此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

詔下部議行明年擢雲貴總督土賊馮天裕陷湄潭犯
襄安調兵擊斬之又勦平土酋龍吉兆敘功加兵部尙
書吳三桂獻象五

世祖命停止送京公因疏請概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

世祖許之調浙江總督

或作浙閩
總督者誤

康熙初以墾荒田功

加太子太保疏請定征糧之法曰夫征糧之法至不一
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卽百姓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
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慇懃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

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

餘皆可不問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

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

也流水紅簿必出親手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

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

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欠多

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

絕禁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數太多則交納

不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

卯此畱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分限而比先見征後帶征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先征俸薪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畱可緩且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皆然有司者止以箠楚爲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集士民而約之曰但交正賦勿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又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

交納恐後者矣遇良里殷戶依月交紳紳士大戶盡數先交或給扁額或予獎勵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有雞豚而待市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征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征冊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卸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侵蝕易知由單遍散窮山深谷以杜橫索雖有頑戶奸書無所用其

蠹僞上裨

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要務哉臣於浙屬見在立法通行若催征得法之吏不稍示以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伏懇

敕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題請獎勵如是則催征之羣吏敢不畱心民瘼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公爲政寬靜以度量勝不爲赫赫名而決獄甚敏有瞽者人屠者室呼無人竊其簪中錢而走屠者追之則搏膺而誦曰天平彼欺吾瞽而奪吾錢乎公令投錢盎水中見浮脂以錢還屠者有殺人者旣誣服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冤也戒吏更求之得真殺人者夏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髯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先是明魯王朱以海自舟山奔金門畱其兵部尙書張煌言據海島連歲數入寇爲濱海患公用降將徐元張公午使爲僧服伏普陀山中晝夜伺之因擊獲

煌言糴米舟禽其卒使爲導卽駕所獲舟夜至懸山范
澳潛白山後突入其帳獲煌言海界以安時錢滯不行
公疏曰夫錢患鑄不如式則不行而今日之錢體質未
嘗不堅好輪郭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鑄日多則不
行而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鷺眼之可溷公私不辨之可
欺也夫錢旣無輕重又無盜鑄然猶滯而不通者其故
安在臣以爲行於近而未行於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
也今若使外省收銅開鑄專官督理一準寶泉寶源之
法稍不如式卽治鼓鑄官之罪然後立法通行去其各

省分鑄之名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
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
行於近未行於遠也官有出必有收民可領必可納如
征收錢糧除協餉部餉起解正款納銀外其餘存畱雜
稅以銀七錢三而收兵餉俸工亦以銀七錢三而放不
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征收稅糧則不以錢錢法尙能行
乎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不效也臣身
任外吏目擊市廛蕭條廬井荒涼千室之村無百金之
家今若以有餘之銅補不足之銀錢可濟銀銀亦可易

錢此藏富之道亦生財之一端也於是始復外省二十四監鑄錢之令五年招降閩寇僞都督李順等八年二月巡海自閩還至奉化病卒

賜祭葬謚清獻廕一子入國子監

故資政大夫貴州巡撫劉公事狀

公諱蔭樞字相斗別字喬南晚自號秉燭子世居韓城潭馬村康熙十五年進士爲河南蘭陽知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損其數半行取爲吏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刑科轉戶科前後疏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陳豫秦兩省事宜皆

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

言事彙卷八
愛民卽忠也。贛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質其布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白，失布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也？而爲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鎮將慚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舊有米市牙帖課牙人主之，以協濟定南者，婪索數倍於正課。公故問牙人日徵課幾何，減數以對。乃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人記簿來會之，責其欺罔，別使人收之。旬日有銀若干兩。」

乃爲置田以租當課，而革其稅。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劾罷之。遂游匡廬，徜徉而歸。會關中飢盜起，公貸粟振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之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鉤挽莫施。公治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又造濂水大橋，脩柿谷陂，鄉里賴之。
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公迎見於潼關。

上曰：「此劉髯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對。

詔復其官。公廣額豐頤，美髯官科垣嘗召見。

上故識之爲人剛毅疏達治事務竭誠不避難不市名
或笑其迂浩然弗屑也起爲雲南按察使部推廣東布
政使督撫交章畱卽爲雲南布政使浚昆明湖築六河
岸牘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絕餽送省徭役苗狎有仇
殺者使有司執罪人釋株連刻日以竟無毫髮生事黔
多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
聽民墾荒不起科脩鑿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亘二十
餘里蜀之遵義民苦加派越疆訴於公公密疏以聞或
尼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 朝廷赤子邪知而不言是
欺也何以事君

上乃遣使會蜀撫勘其事守令皆罷去蜀民德之蜀之
烏蒙土知府祿鼎乾與黔之威寧土目祿世華爭稻田
壩相侵掠蜀撫年羹堯使吏勘問鼎乾負固不出羹堯
上其事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

上使都統阿爾納副都統吳坤侍郎噶敏圖會滇黔蜀
督撫提鎮於畢節治其事苗民間之大懼不知所爲則
皆走公肩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
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大吏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

怪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事一小吏可了公等無慮乃使千總一人持檄之烏蒙謂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土司素服公恩信二酋皆自縛出服罪兩家願釋仇返所掠人畜及侵地苗以無事先是額魯特澤旺阿刺蒲坦既歸正矣復叛數擾邊五十四年犯哈密

上使尙書富甯安等往征之而駐防游擊潘至善等已擊走賊於是領兵大臣等議先收烏梁海土魯番諸部而後進征額魯特方軍興各省捐餉捐馬者皆起公上

封事曰澤旺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尋以年垂八十請老

上覽奏曰劉蔭樞雖老尙能騎馬可赴大軍駐所盡心周閱詳議具奏公馳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數千言

言事彙卷八
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
詔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

上曰劉蔭樞在貴州百姓愛之令還巡撫任後數月休
致來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當絞援師懿德例發西
邊屯田

命發往傅爾丹處種地公時年八十有一矣子熾請侍
行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
書吾身

君之身也無我慮居喀爾喀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還京復其官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雍正元年

世宗召見之慰問有加 賜白金四百遣之歸是秋卒
於家年八十有七公疏請廣貴州鄉試中額裁鎮遠府
之偏橋驛丞增設南籠廳學改石阡正司舟行司西堡
司寧谷司平州司大華司諸土官歸流著春秋蕃疑四
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德州孫勳刊行之又
有梧垣奏議若干篇

江西萬載縣知縣施君事狀

君諱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其先大梁人宋建炎中太常奉禮淮南遷於吳隱洞庭之東山子孫世居之二十傳而至昭庭個儻有志略康熙辛卯舉於鄉乙未第進士己亥選授江西萬載知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縣巨有棚民者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溫尚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尚貴度不免匿武生敖有居家謀爲變始君之至也慮棚民而曰是眾而貧者

也吾有以治之則眾可用也縣之富人易廉也達於事君乃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也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說棚民之材者嚴林生羅老滿數從廉也游廉也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尙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老滿遽告廉也以聞於君君乃集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老滿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易廉也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尙貴有眾二千人大掠山村閒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老滿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之擾旁近縣旁近

縣不如萬載有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又曰賊不可使至城下必禦之於遠無驚老幼顧山徑雜出三百人禦之不徧如何會老滿出城遇四人者將入禽之謀也君因使人以謀言告尙貴曰萬載人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使老兵雜吏役若干輩爲伏諸徑中時鳴鼓譁樹大旗見旂數里或連繫數十馬相躡嘶或藝草若炊煙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山中棚民多受林生老滿計方賊之出則使趨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林深草中賊至其

言事彙卷八
三
前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而殺之或投火燎其衣亦各有死傷然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及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老滿曰撫營兵至必搜山吾負棚民奈何爲之泣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日趣棚民具不從賊結來其免乎兵至果搜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有警

遽奏於

上言臣素知有棚民撫江西未任卽檄縣爲備某日得萬載報又指授方略已而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公欲追改之公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諸言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旣多生齒日衆平時與居民閒有

爭許皆閭閻細故不足深懲今者叛亂之事由臺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甚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於計爲便查弼納公許之巡撫亦尋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於是

上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乎獨發總督摺下部議敘以主事知州用君尋引疾歸乾隆元年引

見俄丁父憂後十餘年卒於家君占籍嘉善爲縣學生而居不遷今其子孫猶洞庭人也夫盜賊之初發也縣令力能辦之則燎原之火銷於始燄苟無其才或拘以文法亦有事垂定而貪功喜利激生變禍勢遂大雖幸克之而天下之力竭矣故治盜之術任用將帥不如精擇守令誠得其人假以便宜責以成效而懋賞嚴罰堅持以待其後則亦何亂之不可靖何功之不可集哉如施君之賢蓋不難於辦賊而斤斤慮事後之生他變幸得行其說一方賴以無擾然心亦苦矣且在上者舉賢讓能推心置腹然後人樂爲之用書曰若有一个臣斷

斷猗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吾聞撫部某公亦一時賢者惟其有功名之心以致徧徇輕發幾成鉅釁卒使豪傑之士効其力而不終此亦用人之大戒也予於故案牘中觀其始末以爲事雖一端而關於天下之利害故箸之於篇

山西廣靈知縣名宦朱君事狀

君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又號小木子朱氏自吳江徙秀水者名煜六世至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公國祚及其兄子刑部侍郎贈尙書大啟事皆具明史君則尙書之六世孫也考諱振振太學生以德行稱君生遠事其曾祖考諱德遴縣學生祖考諱丕戴縣學廩貢生事皆具府志文苑傳君舉乾隆癸酉鄉試丙戌大挑二等己丑委署安吉州學正借補岷縣訓導丙申俸滿膺薦以知縣用己酉部選江西之新喻引

見調山西廣靈知縣初涖任值大荒疫民流亡十不存
五前政虧官銀若干君安撫招徠彌補空缺久乃復其
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
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
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山邨之遠近原隰之肥
瘠人民之多寡順輿情絕胥擾奠其居而勸之耕使地
皆有應耕之人糧皆有承納之戶一年而荒者墾三年
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得紀錄如例尤善
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豐鎮廳有孟縣郭添

保買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婚書主
者伯氏趙嫁者嫠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
永幅夫爲劉杷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
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
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旣嫁疑郭爲畧賣人忿甚
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廳民
咸曰汝欲知汝婦所由死莫若問朱侯劉杷子求見君
語之狀并及其家中某事某事劉涕泣曰小人愆歸期
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

言身要卷八
三
催繳料草笞志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
守拘之屈強不受命檄君鞫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
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
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家丁往良純卽出曰我不
難逸去第不忍負朱侯耳縣民薛石頭子偕其妹觀劇
其友目送之薛怒又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
言曰怒故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
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刃何以卽死也
曰又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其卽死何不再及乎曰小

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及也鬪殺人不皆死若
曰怒故殺之是故殺故殺斬侯且情實而薛爲鬪殺乃
減戍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法輕情重北方案
多法重情輕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
殺一人俗歲朝祀神苦莠民擾君先冬繫之於庭曉之
曰若號某若號某通邑知之弗枉爾皆相視無語又命
之曰與若食勿殃民旬日釋之自後黠者或他適存者
誠其黨曰毋鬧鬧到官更無顏也邨民供龍神旱則羣
以兩木舁神復橫縛大木於前乂之齊屋鳴鑼趨城市

日以禱雨也市人有忤者义木傾其牆屋莫能禁君則詣郊外禮神戒勿入市且曰爾曹毋恐吾占之某日當雨則屢應亦終任無歉歲君中心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間有訴曲直者數語處分輒皆悅服去休養生息民日遷善數年間囹圄一空縣日以無事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也據鄭注云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漢志平舒延陵並代郡屬縣今以地形目驗之平舒爲今蔚州延陵爲今廣靈縣壤相接也壺流河出廣靈西至蔚州東入桑乾亘三百餘里必祁夷

水也而壺山之泉爲其大源祁夷與嘔夷名相近又在并之東北邊舉之可以賅內水鄭注良是而酈道元以滹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與妙軒於壺山之上環山皆泉也登軒則林影泉光盪溢胸目時偕僚友及其鄉老人學官弟子風詠其間又登恆嶽題名石壁遂重建北嶽行祠於千福山又爲聖母祠從民欲爲請子地也重修書院又始作常平倉三十餘間縣解無吏舍亦增置之自門及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蒙古索明阿公時爲大同府以清覈倉庫至縣聞百姓

言事彙卷八
三
皆呼良心官甚重君相國書麟公撫晉閱邊始察知治
聲旋

內召遇後政馮公光裕於良鄉特言君之清慎毋相忘
俄而馮公亦去癸丑大計雁平道陳君學穎於所屬州
縣密保君一人而已君自推祿命丁巳戊午間當有厄
乃於嘉慶元年丙辰春引疾歸縣人懇留不得乞君壺
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至蔚州之暖泉邨越宿
乃別君去後垂三十年道光初縣人以君政事上行省
以達於部得

旨祀名宦君以教職用之歲丁父憂其後薦爲縣令母
錢太孺人老矣君奉養不謁選母年八十一而終又慎
於卜地畢葬乃出家居十四年年五十八矣同里錢檢
討世錫贈之文謂君能養其母不急急言官則知其作
縣令必有異於流俗而不負其官者仁孝之子循良之
吏一人而已矣君嘗言孝弟之道論其所存如蘭之不
言自芳也設處同室難處事不得用一毫術智忍過斯
喜矣又言人處世須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乃立腳得住
又言讀書人不諳時務一旦臨政直晦室耳此如籠中

藥材蓄之豫臨證乃可施君中歲謀養亦嘗佐幕於外
賑荒塞河治兵皆爲主者所倚任其尤相知者裘文達
公李惠圃中丞也在嶮時 四庫館采訪遺書大吏檄
君總其事四年中得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爲卷五萬
六千九百五十五不分卷之書又二千九十二冊爲總
目以進於

朝時韓城王文端公爲學政謂君識高心細以一人任
公事積年無小差及去任以已所常用硯贈君曰硯者
念也君其念我君固博聞通識在局徧覽四部書笏及

卜筮堪輿珞琭陰陽家言皆得其要旨乾隆己亥始獲
皇氏侃論語義疏於海舶君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異
君說經不欲自立一說集漢唐以來諸儒之言而疏通
之至近世窮經家亦多所采取云嘗患心疾不能觀書
則考金石文字以自娛著石藥記會將舉

南巡盛典大吏屬君撰三天竺志十六卷獻

行在掌教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有
甲乙集皆分體爲目三十有六從蕭選例也而君尤深
於詩所著小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八十首壬申夏所

手定也吾郡詩學

本朝自君家竹垞太史名重海內世謂秀水派乾隆間
吾從父穉石先生父子汪厚石桐石兄弟及比部王穀
原孝廉萬柘坡諸先生繼起振興古學君與同里蔣先
生元龍及寓公戚先生芸生齒稍後皆學詩於穉石先
生皆法太史之法而不襲其貌各具壇坫成一家言君
之詩字字已出復字字師古其論詩有曰詩發乎情不
能彊同五方各有其宜六義各有所歸如人心之不同
其面焉若使一唯百諾千聲同喙言志之謂何近有講

習唐音者不特嗤宋人而已且至毀香山詆玉川棄而
不錄然其本領但有空調耳所謂溫柔敦厚豈在是乎
凡詩之派流遠則弊生必待後賢救正之如宋季江西
派盛得遺山矯其弊明季竟陵派盛得

國初諸公矯其弊江西竟陵非無偏至之趣其流弊則
均失之愚耳竊謂歷代久遠流別既分以今觀古在心
知其意能自得師未可拘一格也識者以爲至論又曰
人貴用其所長東野后山皆性隘而才小者也東野不
知有他人只知我行我法故偏而肆后山不知有他人

并不知有我只知服杜之服誦杜之言故正而窘人謂后山得正法眼藏我謂不如東野能自見長也君生平少食多病歸田二三年間病劇後愈亦但啜粥以爲常邑之後進問所業必啟示詳盡無倦容少時奉教於張惕齋先生使沈研宋五子書後儀吉以詩就正於君君灑然異之則亦令讀朱子書曰天下惟義理之學無窮盡也又數舉陸放翁工夫在詩外之語以教學詩者儀吉官京師時 史館方纂輯循吏文苑諸傳爰狀君之行事以備采擇君所著又有學海觀瀾錄紫荆花下閒

鈔及游筆等凡若干種晚年時攜羅盤觀支養老爲鄉黨間擇葬地頗衆因以盡葬其族之無後無力者數十棺君沒後於書篋中得手書墓碣一紙曰朱梓廬主人自定其墓曰豫盒以嘉慶乙丑年戊寅月丁酉日辛亥時葬室人沈訖復豫選期俾子聲和聲廉聲依以嘉慶癸酉年甲寅月壬辰日辛亥時歸主人於其穴刻此碣爲識別紙又書舉殯封墓時日其子遵行之君壬申冬卒年八十有一

戚府君家狀

府君諱朝桂字弁亭別字約齋晚自號苧園先世自餘姚徙德清始遷祖諱鄉紹興府學生七傳至瓶谷府君諱麟祥康熙己丑進士歷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有子五人稀言候選訓導弼言雍正庚戌進士福建連江知縣敬言浦江訓導皆黃恭人出繼室於俞生縣學生種言及府君府君始名序言也以女兄弟同次故行十七歲侍瓶谷府君歸自京師尋遭母喪明年瓶谷府君以事謫戍寧古塔十五歲從兄連江縣解讀書寄所業於

塞外瓶谷府君題其端曰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使老懷頓慰一二作臨溪竹枝詞九十九首連江君和之傳誦一時乾隆元年丙辰瓶谷府君蒙恩釋歸戊午府君補縣學生辛酉遭瓶谷府君喪庚午充順天副舉人尋考取八旗教習俸滿引

見以知縣用丙子挑發河南丁丑春二月到官甫四日大吏卽委之延津賑災民米事事親覈胥吏無所欺婦孺無所漏署寶豐數月又之永城開小澗溝若干丈深於其舊初府君從兄晴川翁振鷺守歸德開大澗溝邑

民利之至是易其名曰大戚溝小戚溝云補臨漳值歲大旱徒跣禱城隍之神卽夕雨蝗起坎掩之早不爲災辛巳秋大霖雨漳水溢數丈及城壅土塞柳縣門皆不足禦乃亟發金具糗糧聯竹木分督吏人若守官廨若守倉守庫若拯溺若食餓者又募夫出囚周行市廛相宜以瀉水躬乘筏出城開下流溝渠十數遠至一二十里水乃復已又爲粥以振踰冬及春至麥秋乃已餘杭朱先生穎爲五言古詩紀其事當是時府君之子芸生患痘危甚不知人僕從於風雨中舁以門扇置城上府

君不問也已而痘竟愈及府君去而臨漳之民祝府君爲位祔於河神廟中以此王家莊楊某夜被殺介居無鄰翼日坐堂皇訊它案百姓聚觀林立一人神色有異曳之前一喝盡吐實眾驚以爲神或控鄰人誣其女女不從而自縊死也府君詣驗時女腋下有一條脫二貯之庫已而問鄰人則相從已久曰若然汝亦有所贈於女乎對曰有條脫乃詰以某年月某店製之卽日驗店簿悉合鄰人得末減或問府君何以知之曰女子之性有金飾必耀於外今不在臂而在腋是以知之也有悍婦

奴使其夫又忤其姑也里長聞於官府君曰是當以家事治之爾使其夫笞婦笏室服罪於其姑而釋之婦後竟悛過云巡撫胡公寶璵知府君賢能使兼攝武安旋調繁永城居一年以失察邪教鐫級引見奉

旨仍以知縣用時癸未六月也甲申棟發湖北明年權應山篆入境訪楊忠烈之後皆零落散處得一童子質可教請於巡撫肄業漢陽書院尋入縣庠或於山澗中得木佛像龕而祝之祈禱輒應一邑奔走恐後府君曰

是所謂偶然題作木居士者也夜登山令從者壞其像
淫祀遂絕題補廣濟地濱大江又多山夙爲盜藪府君
至一月獲盜二十餘案邑之匪人患鄉里者鄭大虎鄭
小虎等悉嚴治之明年元旦行香還百姓鼓樂四出懸
扁於公堂曰是真父母府君皇然謝曰是惟古卓魯可
以當之吾何敢也未幾忌者有以蜚語觸上官怒或勸
謁府以自明府君曰窮達命也王晞熱官思之熟矣遂
罷歸沿江東下舟中口占曰樓船高與斗山齊眼看灘
邊化作泥千里片帆輕似葉飄然歸去浙江西時丙戌

之秋府君年財四十八遂不出乃僑居海昌之園花鎮
足不入公府積書七千餘卷稍藝花竹春秋觴詠悅親
戚之情話常日坐一室中寂無聲看書啜茗而已夜飲
盡一壺爲節外孫錢儀吉讀書府君家府君奇愛之夜
下學講書府君聽之輒歡甚壺盡復沽或連引巨觥亦
終無醉云著讀史隨筆四卷續瓶谷府君仰止錄一卷
他詩文雜鈔又若干卷家居二十六年卒乾隆壬子六
月十八日也年七十有四

記事稿卷八終

男彝尚謹重



